

我的

白室家族



上卷

愛新覺羅恆懿 著

她是中国末代王朝清朝皇室的直系后裔，她的曾祖父为端王，

她的二祖父为慈禧太后册立的皇储大阿哥——本是光绪皇帝的继位人。

溥仪皇帝及其弟溥杰是她的堂祖父。

她，就是著名水墨画家爱新觉罗·恆懿。

恒懿女士的曾祖父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是咸丰皇帝的侄子。

他武艺高强，秉性忠厚，慈禧太后甚为赏识。

恒懿的二祖父爱新觉罗·溥隼，天资聪慧，文武双全，

深得慈禧太后喜爱，十三岁时，便过继给已故同居之地 抚育培养。

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太后囚禁在南海瀛台。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便正式立恒懿二祖父为皇储，

准备废黜光绪皇帝，让他登基继承大统。

在列强的高压下，慈禧太后忍痛将恒懿女士的曾祖父革去一切职务，流放新疆。

并将她二祖父的皇储之位废除，驱逐出宫。

我的白富美家族

愛新覺羅恆懿



上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安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皇室家族 / 爱新觉罗·恒懿著.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2-05927-9

I. ①我…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530 号

我的皇室家族

作 者 | 爱新觉罗·恒懿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王其芳

责任编辑 | 王其芳 史黎晴

美术编辑 | 刘 煜

图 片 | 黄世云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电话: 010-8959733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38.5 (全二册)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27-9

定 价 | 62.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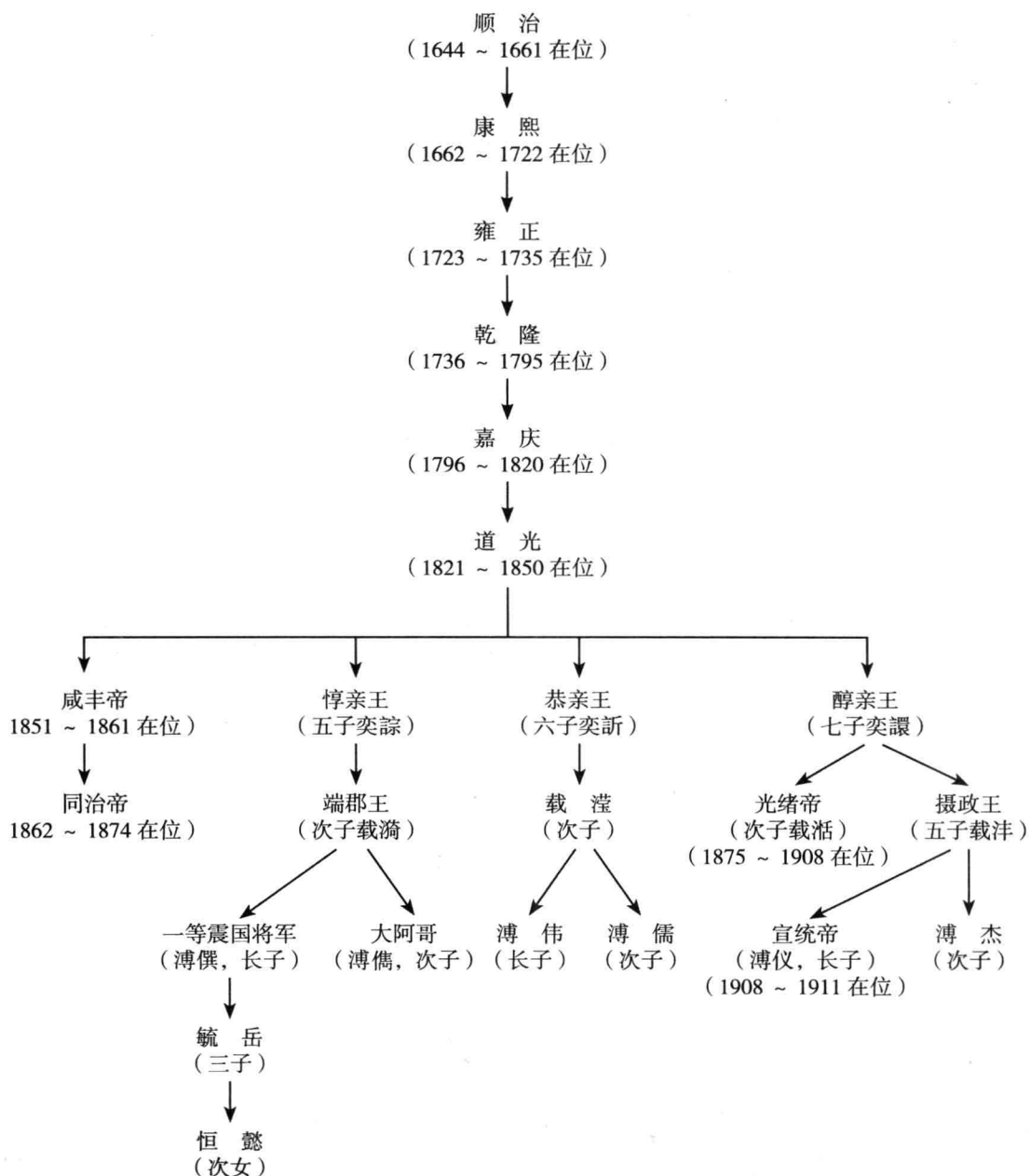
- 3 第一章
真龙天子囚禁瀛台 端王次子立储进宫
- 11 第二章
立储风波四起 战争阴云密布
- 14 第三章
小龙耀端邸 群臣皆奉迎
- 18 第四章
义和团扶清灭洋 西太后剿抚两难
- 27 第五章
宫廷内部剿抚矛盾起 慈禧明剿暗抚治洋夷
- 36 第六章
赵舒翘回京复命 联军欲乘车进京
- 43 第七章
端王支持义和团阻联军 义和团声威大震撼津京
- 54 第八章
八国联军通牒起战端 慈禧太后颁旨围北堂
- 60 第九章
光绪帝梦倚洋夷保皇权 慈禧太后颁旨联拳抗洋
- 74 第十章
光绪欲借荣禄杀端王 联军夺炮台野蛮入侵
- 84 第十一章
端王违旨攻北堂 立山通洋惹众怒
- 91 第十二章
裕禄失炮台魂不守舍 端王促荣禄出兵御敌
- 102 第十三章
贝贝坤宁宫盗宝 帽儿张大发横财

- 111 第十四章
联军进犯天津 朝廷被迫宣战
- 122 第十五章
西太后颁旨围攻使馆 荣禄费尽心机巧周旋
- 130 第十六章
封疆大吏明遵暗抗宣战圣旨 荣禄献计战败后嫁祸于拳民
- 142 第十七章
封疆大吏抗旨与洋人签约立互保 荣禄空炮保使馆实弹屠杀义和团
- 152 第十八章
东南互保气煞皇太后 兵民联合奋战天津城
- 160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 慈禧太后怒杀五大臣
- 172 第二十章
兵民奋战北京城 联军火烧端王府
- 181 第二十一章
两宫蒙尘踏上西行之路 众亲贵心惊胆战伴君行
- 195 第二十二章
赛金花挺身救百姓 西太后违心诛忠臣
- 208 第二十三章
端王抗旨客居阿拉善府 袁世凯施诈迫皇帝退位
- 236 第二十四章
端王流落甘州 溥仪行医济民
- 249 第二十五章
溥仪命丧九泉 端王扶灵回京
- 265 第二十六章
总统府再度流放端王 罗本祥决意脱逸藩篱
- 278 第二十七章
冯玉祥赶溥仪出宫 端王含恨客死他乡
- 297 第二十八章
七侧福晋作茧自缚孤熬残生 大阿哥穷困潦倒寄居罗王府

新日本皇太子妃文藝談話集

我的皇室家族

爱新觉罗氏近支世系简表



真龙天子囚禁瀛台 端王次子立储进宫



爱新觉罗·恒懿在美国自己家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天气特别寒冷。凛冽的寒风卷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将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这天清晨，一队人马奉旨出了紫禁城。迎着飞雪，急匆匆地朝坐落在北京西城的端王府走去。传旨太监手捧明黄色软缎包裹着内装圣旨的檀香木盒，神气十足地走在队伍前面。四个年轻的小太监跟随身后。紧接着是顶马即骑马走在轿前的护卫。再后面是轿顶、轿帘均为明黄色的八人抬大轿。押后的是八个骑马的护卫清兵。他们踏着积雪，踩出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大约走了半个时辰，端王府已依稀可见了。传旨太监兴奋地向前一指：“你们瞧，端王府就在前面了！”透过茫茫雪雾，大家抬眼望去，遥见高高的深灰色围墙内隐隐露出藏蓝色琉璃瓦的殿顶，飞檐峭脊，颇为壮观。他们顿时

精神抖擞，加快脚步，不久就来到端王府门前。只见苍绿的松枝被雪团压得探出了墙头，朱漆大门两侧蹲着两尊张牙舞爪的石狮，八位手握豹尾枪的清兵威风凛凛站立府门两侧，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的府邸。也就是端王的府邸，我们过去的家。^①

我曾祖父端王系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諒）第二子。由于他生性好武，武功位于众八旗子弟之首，慈禧太后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处心积虑想把他早点封王，将他培养成一个掌握兵权的心腹。适值和硕瑞怀亲王绵忻之子多罗瑞敏郡王奕诤死后无嗣，遂降旨将我曾祖父载漪过继给奕诤为子，承袭加封时圣旨上将瑞写成了端，我曾祖父就成为端郡王。

每日清晨，我曾祖父端王早早便来到府内后花园，走一溜飞脚或打打太极拳。一日，他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练起了太极剑……一个漂亮的白鹤亮翅动作后，他憋足一口气，轻轻一跃，便蹿上王府花园中最高大的那棵白杨树。紧接着，一个鸽子翻身便又平稳地站落在雪地上。而后他微屈双膝垂手而立，深深吸入一口气，纳入丹田后闭上双目，静静地接受白雪的洗礼。雪花纷纷落在他的头上、身上，越积越多，他却纹丝不动。四周安静得几乎可以听到雪花落在身上的声音，这时，阿玛（父亲）带他上坟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也是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曾祖父的阿玛亲王（奕諒）带着他的四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载瀛）到河北易县西陵祭祖。当他们来到雍正皇帝陵前，看见高大的玉石牌坊、长长的汉白玉石桥，以及那雕梁彩绘的宫殿和矗立的功德碑，使他们对这位先帝肃然起敬。祭奠过雍正先帝之后，他们又乘上马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我曾祖父的祖父道光皇帝陵前。当他们跳下马车，映入眼帘的一切均使他们愕然。陵前没有玉石牌坊玉石桥，原木色的殿堂及柱子显得极为苍凉。我曾祖父的大哥（载濂）忍不住问：“阿玛，为什么祖父的陵墓如此简陋？”

我曾祖父的阿玛伤感地望着四个儿子“唉——”地长叹一声说：“那是因为，在你祖父在位时，洋人勾结富商，有恃无恐地将大批鸦片销往中国，毒害大清黎民，你祖父道光皇帝颁旨禁烟。洋人为此恨之入骨，公然挑动战争（鸦片战争）。由于我们战争失利，被迫割让出香港……按照大清祖制惩罚条例，当朝的皇帝驾崩（死亡）后，陵墓前是不允许修建玉石桥和玉石牌坊的。你们

^① 为帮助读者了解晚清的那段历史，作者在叙述她父亲讲述的故事时，加入了一些有关的史料和她本人的实地采访记录。——编者注

的祖父临终时，断断续续只说出一句话：‘朕无脸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言罢声闭气绝。”

我曾祖父端王载漪望着自己阿玛哀伤的眼神，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定要报这国耻家仇，将洋人彻底从中国赶出去！”打那以后，后花园里，每天都可看到我曾祖父载漪习武的身影。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从未间断。喳喳，一阵欢快的喜鹊叫声打断了曾祖父的沉思。他睁开双目，看见两只喜鹊在杨树枝头跳来跳去，喳喳叫个不停，好似在向他报告什么好消息。我曾祖父端王惊喜万分，急忙抖落掉身上的雪花，快步朝书房走去。

府内布置典雅的书房里，盛开的梅花和水仙花散发着阵阵的幽香，宫里御医赵立臣正在给我的祖父溥儀上医书课。我祖父在光绪二十年就被封为头等镇国公。他和我曾祖父一样武艺超群，但他更酷爱医术。每天除习武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研习医书上。今天我曾祖父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来到书房前。隔窗静听，只听得赵御医在给我祖父溥儀讲根治气管炎的偏方。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继而大步流星向府中神坛走去。

神坛上，义和团民们正在演练神拳。龙腾虎跃，好生热闹。义和团的总坛口就设在我们端王府内。我曾祖父静静地观看着，欣慰地用手捻着胡须。他个头不高，两手垂直长过膝，从来面无笑容。他所率领的神机营、虎神营，都是锐不可当的铁骑。为此，慈禧太后十分赞赏他，封他为骁勇王爷。

团民们看见我曾祖父端王来了，纷纷过来请安。其中一小团民对我曾祖父说：“奴才听说王爷武艺超群，马箭更非同一般，奴才斗胆，请王爷赏脸，也好让我们大家饱饱眼福！”

我曾祖父端王微微一点头，向那个小团民打了个手势。小团民忙牵过一匹马，并递给曾祖父一张特大号弓箭，曾祖父脱下长袍往地上一甩，一个箭步飞身上马，骏马围着神坛奔驰。他不慌不忙拉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羽箭离弦，紧接着“扑通”一声，天上的一只飞鹰正落在神坛上。神坛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喝彩声。这当儿，府里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王爷，老佛爷派人传旨，现已在府门口等候。”

我曾祖父端王一面命小太监马上去找我二祖父溥儀，一面急忙回房去换朝服。我的七侧曾祖母像朵彩云一样飘了过来。边替我曾祖父端王整理官帽，边兴奋地对我曾祖父说：“老佛爷最是喜欢僊儿，一准儿是封储之事。您没听见，今天早上喜鹊一直在树梢上叫个不停！”

我曾祖父端王欣喜地看了她一眼，那张从无笑容的脸上也隐露出一丝笑意。有着闭月羞花之貌的七侧曾祖母，是我曾祖父最娇宠的侧福晋，因我曾祖父酷爱

梅花，所以她特意将鞋底抠出一朵朵梅花形的小孔，并在鞋里面撒上香粉。这样，在她每每路经之处，便会留下串串香气扑鼻的梅花印，着实令人陶醉。

等我曾祖父端王穿好朝服来到前厅，传旨太监已来到堂前。只听得一声尖尖的呼唤：“端王载漪接旨！”我曾祖父急忙刷刷甩下双袖跪在地上听旨。在他耳边又响起尖细的声音：“圣上有旨，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接旨后即刻进宫。”

我曾祖父立时喜形于色，叩地有声：“奴才遵旨！”

传旨太监走后，府里的小太监赶忙将在花园里与姐妹们堆雪人的我二祖父溥儁找了回来。曾祖父将家中所有的人均召集到前厅，他异常威严地看着大家，激动得连胡须都在微微地抖动，继而以洪亮而沉稳的声音向阖家宣告：

“恩承老佛爷的垂爱，儁儿已被封立为大清储君。今后任何人不可直呼其名，一律呼之为大阿哥……”紧接着，曾祖父带领府中所有的人给我二祖父溥儁行了跪拜大礼。二祖父一时不知所措，呆若木鸡地望着跪在地上的亲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祖父溥儁的生母是我曾祖父的二侧福晋，也就是我的二侧曾祖母。她忍不住问我曾祖父端王：“这就要走？”我曾祖父点了点头。她心疼得一把将自己的儿子搂进怀里，眼泪一串串滴在我二祖父溥儁的脸上。

二祖父溥儁不解地看着自己的额娘（母亲），他不明白，进宫又不是头一回，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端王府今天是怎么了，上上下下都变得很奇怪。

我二侧曾祖母博尔济吉特是成吉思汗亲兄弟哈萨尔的直系第二十八代公主。是内蒙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七代王爷贡桑珠尔默特之女。她不但容貌端庄秀丽，而且才华出众、贤良淑德。慈禧太后非常喜欢她，经常叫她进宫伴驾，一起听戏、游湖、谈古论今，而她每次进宫都带着我二祖父溥儁。

慈禧太后第一次看见我二祖父溥儁，不由得眼睛一亮。咦？这孩子长得多招人喜爱。一双充满灵性的眼睛，高高的通天鼻子，白白嫩嫩的肌肤，细高的个儿。她不由自主地朝我二祖父走去。二祖父溥儁吓得偎依在自己额娘身边。慈禧太后温和地笑了：“别怕，乖孩子，过来，到我身边来！”二祖父溥儁不敢上前。我二侧曾祖母赶忙将我二祖父往前推了推：“儁儿，快给老佛爷请安呀！”

我二祖父哆哆嗦嗦刚要下跪，慈禧太后摆了下手：“免了，刚才不是已请过安了吗！”于是我二祖父溥儁直起身子说了声：“皇太后吉祥。”然后怯怯地低着头。慈禧太后用戴着长甲的手轻轻抬起我二祖父溥儁的下巴问：“你几岁了？”

“十一岁了。”二祖父溥儁温文尔雅地回答。

慈禧太后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二祖父的头，感叹地说：“多可爱的孩子！”她那双美丽的凤眼流露出慈母般的温情。转过头来非常认真地对我二侧曾祖母说：“以后你进宫时一定要带上这个孩子！”

我二侧曾祖母万万也没想到老佛爷如此喜欢我二祖父，惊喜得慌忙扯了扯我二祖父的衣角，母子双双给老佛爷跪下了，感激地说：“谢老佛爷慈恩！”

打那以后我二祖父溥儁就经常随自己额娘进宫，到立储为止已有四个年头了。对于慈禧太后，我二祖父并不陌生。

进宫伴驾，他也并不觉稀奇。今天我曾祖父一反常态的激动和我二侧曾祖母莫名其妙的悲伤，却使他感到迷惑不解。

正因为我二侧曾祖母经常进宫伴驾，所以她深深了解大内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残酷。那如海的深宫里，不知有多少害人的陷阱。那一道道如墙的宫门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鬼门关。我二祖父此次进宫，虽贵为皇储，但日后母子再难相见。二祖父虽已十五岁，但却从未离开过端王府，更没离开过自己的额娘和阿玛。他毕竟还是个单纯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如何能应付得了千变万化的朝政。我二侧曾祖母想到这里，从头到脚都沁出了冷汗。心中更是翻江倒海，犹如刀割般疼痛。我二祖父望着额娘失神的眼睛，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于是用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额娘。我二侧曾祖母忙抑制住内心的悲苦，爱抚地摸着二祖父的头安慰他说：“不怕，没事儿的。”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紫禁城乾清宫内御香缥缈。慈禧太后威严地坐在正中。光绪帝居右，我二祖父溥儁居左，王公亲贵、文武百官齐聚殿内，跪在下面。



皇储大阿哥溥儁

上午九点吉时已到，台阶下传来两声清脆的鞭响，整个大殿内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乾清宫东西两侧鼓乐齐鸣，演奏丹陛大乐，立储大典开始了。二祖父溥儁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紧张得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透过淡蓝色的烟雾，他在找寻自己的阿玛，可又看不清下面人们的面孔。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光绪皇帝。只见他双眉紧锁，一脸忧郁的神情。正在这时，丹陛大乐演奏完毕。二祖父溥儁听到光绪皇帝那低沉的声音：“宣诏！”

他偷眼看了看身边的慈禧皇太后，只见她威严地端坐着，眉宇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诏书里写的是什麼，二祖父压根就没细听，但最后那几句，却句句如雷贯耳，听得一清二楚：“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过继为穆宗毅皇帝（同治皇帝）之子，钦承懿旨，欣甚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穆宗毅皇帝之子溥儁为皇储……”我二祖父溥儁此时好像连心跳都停止了。他使劲屏住气，静静地听着。天哪！打今儿起自己竟成了大清国的储君，这简直是连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

立储大典礼成，慈禧太后得意地瞥了一眼光绪帝，一语双关地说：“皇帝，你身子骨弱，今几个这立储大典也够你累的。”

光绪帝心如明镜，知道慈禧太后这是下逐客令了，忙说：“孩儿确感疲倦，想先回去了。”

慈禧太后淡然一笑：“也好，回去服完药，早点歇息吧。”

“谢皇爸爸。”

光绪帝抬起头来，正好与慈禧太后那不屑的目光相遇。他明白了，从今以后，他不仅是慈禧太后手中的一名囚犯，更是她的眼中钉了。他于是急忙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刚才与慈禧太后目光相遇的一刹那，他已深深地感到慈禧太后对他的鄙视与憎恶。他的心在颤抖、在流血，眼里噙满了泪，心中万分悲愤：“袁世凯，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卑鄙小人，乌龟王八蛋！若不是你在戊戌变法（1898年9月21日的变法）时出卖朕，朕何至于落得如此境地！这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及她的宠臣荣禄，怕也早已成为朕的刀下鬼了！”他的上下牙齿由于激动碰得咯咯作响。他在心里骂袁世凯，“你别高兴得太早，现在背后支持朕的还大有人在，连各国洋人都在支持朕呢！今朝虽然立了皇储，相信在洋人的高压和逼迫下，太后也未必敢将朕给废了！待朕东山再起之时，定会将你五马分尸！”

慈禧太后望着光绪皇帝离去的背影，心中更是百味俱全：“这个忘恩负义的忤逆子，我把你从小接进宫，像疼亲生儿子一样疼你，把你拉扯大、扶持你登基做皇帝，本以为后半生有了倚靠，可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不仅不尽

孝道，反而勾结洋人搞什么变法。既要祸乱祖制，还要谋害于我，真是天理难容！多亏袁世凯救驾，否则我早已命丧黄泉！我既能立你，也能废你！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新帝登基之日，你就得乖乖地将那龙袍给我脱下来！”光绪帝走后，慈禧太后一把拉住我二祖父的手说：“大阿哥，跟我来，去见见教你读书的两位太傅。”说罢领着我二祖父溥儒兴冲冲地走出了殿门。文武百官这才按顺序退朝。我曾祖父端王刚一走下台阶，王公亲贵及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给他道喜。他的面前是一张张堆满谄媚笑容的脸，耳朵里灌满了恭维的话语，就连平日跟他不大搭话的亲亲王奕劻，也满脸堆笑地挤到我曾祖父面前：“恭喜恭喜！”我曾祖父端王忙回礼说：“托庆王爷的福！”

庆亲王哈哈大笑地说：“我的福分再大也比不上你喽！”言罢扬长而去。曾祖父端王明知这话中带刺，也不去计较，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张笑脸背后，不知暗藏着多少杀机。

当时我二祖父溥儒第一次坐上十六人抬的大轿，紧跟在慈禧的轿子后面。他那一一直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下来。他掀开轿帘，使劲吸了几口新鲜空气，顿觉清爽。刚才，乾清宫香炉里的御香呛得他直想咳嗽，由于过度紧张，他内衣内裤都被汗水浸得潮乎乎的。雪越下越大，巍峨壮观的殿宇在白雪的掩映下显得更加肃穆与庄严。这是神圣皇权的象征，大清国的命脉所在。

当我二祖父溥儒见过徐桐、崇绮二太傅回到阿哥所时，天已经黑了。太监总管李莲英亲自压轿杆把二祖父送了回来，满脸堆笑地指着二祖父身旁的两个小太监说：“大阿哥，打今儿起，您已是大清国的储君，这阿哥所就是您起居的地方，这两名贴身太监是奴才特意为您挑选的。”

然后李莲英用手一指那个又白又瘦的小太监：“这个叫赵本林，别看他瘦，干起活来可麻利呢！”又一指那个皮肤微黑、身材魁梧的太监：“那个叫耿玉清，是奴才从德和园戏班里挑选出来的。奴才知道您喜欢京剧，特意让他来伺候您，闲时让他唱段戏，也好给您解解闷！”末了尖着嗓子厉声对那两个小太监说：“今后定要好好伺候，不得有误！”

“瞧！”两个人齐声回答，谁也没敢抬起眼睛。

我二祖父溥儒心里琢磨着：“这李总管想得还挺周到的啊！和额娘进宫伴驾达四年之久，怎么就没见他笑过，更没听见他讲一句话，总是一张冷冰冰的脸和那张永远紧闭的大鱼嘴，而今天的李莲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由于二祖父的到来，一向冷冷清清的阿哥所也有了一些生气。太监们静悄悄地走来走去，忙着打水、添炭盆等。我二祖父扫视了一下屋内的摆设，刺人眼目的明黄色夺目而入。他心中明白，按清制规定，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明黄



大阿哥溥儀

色。看来，今后的天下真的就是他溥儀的了，可他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要当大清国的皇帝。

赵本林和耿玉清伺候二祖父洗漱完毕便扶他上床歇息了。透过明黄色的帷幕，二祖父看见屋中的炭火烁烁闪亮，坐更的太监像木偶般静静地坐在屋里，站在院中。夜幕下的大殿显得格外空寂。

突然，一声瘆人的呼喊：“搭门——下钱粮啊——灯火，小心哪。”

紧接着，一声接一声地呼喊起来，这声音在紫禁城内撞击回荡，使本来就阴森的殿宇显得更加凄凉。我二祖父吓得身子紧紧蜷缩在一起，大声喊着：“赵本林！”

“奴才在。”赵本林急忙凑到我二祖父床前。二祖父用颤抖的声音问：“这是什么声音？”

“回大阿哥，您甭怕，这是太监们的搭门声，每天如此。”

“噢！”二祖父溥儀长舒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揉了揉眼睛。自己是大清储君，哪儿能这么胆小呢！想到这里，他赶紧闭上眼睛。此时耳边隐约传来波涛的撞击声。浩瀚得令人缥缈，广袤得令人心悸，恢宏得令人迷惘。啊！紫禁城！那庄严的宫殿群及周围那浩瀚的水面，使二祖父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像一粒沙，随着睡意来临，他的思绪也渐渐缥缈起来。这一座座飞檐峭脊的宫殿，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可他并不喜欢这里。难道这就是自己储君生活的开始？在这里没有额娘的抚爱，也没有兄弟姐妹的骨肉亲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二祖父无法预料。此时此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觉得世上一切人都抛弃了他，二祖父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寐。



第二章

立储风波四起 战争阴云密布

立储大典过后，慈禧太后那颗久悬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她坚信自己的选择，希望我二祖父能早日登基继承大统，好废掉那个不仁不孝的忤逆子光绪。

立储大典翌日清晨，慈禧太后躺在床上只感觉浑身不适，腰腿酸痛。她想多睡一会儿，可耳边却响起轻轻的请驾声。

“老佛爷、老佛爷……”

慈禧太后只好微睁开双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心里思忖着：“有谁能知道我的苦处？这一辈子过得多么不舒心啊。几十年来刀光剑影、风风雨雨，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喽……还是不能省心！”她挣扎着坐了起来，供差太监们伺候她梳洗更衣。室内太监随之喊了声：“打帘子……”

专门负责打帘的殿上太监便将帘子打开。慈禧太后带着浓浓睡意，强打精神走了出来。这时站立等候的太监全部跪下，跪满了殿内和庭中，同声高呼：“老佛爷吉祥！”

真是一呼百应，声势浩大。慈禧太后长吐一口气，望了望跪在地上的奴才们，心中无限舒畅。是啊，这就是皇权的威严！刚刚经历一场维新动荡的慈禧太后深深懂得这点。她有着超人的才智，处变而不惊，以快刀斩乱麻的气势，镇压了她认为祸乱祖制的戊戌变法运动。现在，她就是要让国人及洋人们看看，在大清朝，谁是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说了算！她打定主意，轻轻地说了声“都起来吧”，便从容地向上书房走去。

慈禧太后在上书房批阅完奏折，便到勤政殿叫军机（召见主要的王公大臣），来到勤政殿一眼看见庆亲王便迫不及待地问：“奕劻，皇帝将立储一事已公之于世，至今已半月余，各国使臣均已知晓，为何至今未见有人进宫朝贺？你是否接到各国使臣发来的贺电？”

庆亲王听罢不由得浑身激灵一下子，他怯怯地对慈禧太后说：“启禀老佛

爷，奴才自立储上谕公之于世当天（1900年1月24日），便通知了各国使节，但万万没有想到，以英、日、俄为首的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反对，并且还……”他偷偷瞅了一眼慈禧太后，没敢把话讲完。

“还怎么样？”

“还说如果真要废旧立新，他们就要以武力干涉！”

慈禧太后顿时被气得脸色铁青：“什么！这群给脸不兜着的洋毛子，竟敢威胁我！废立乃我大清朝政，外国人岂能干预？”

殿内顿时鸦雀无声。

“赵舒翘！”慈禧太后一声厉喝打破了殿内的沉寂。

“臣在。”赵舒翘战战兢兢地答应着，索索发抖，他知道今儿是躲不过去了，不讲实话已是万不可能。慈禧太后望着他那惶恐不安的面容，便故意问：

“我让你抓的人呢？那个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

赵舒翘哭丧着脸说：“启禀太后，臣派人搜捕半月，均未见其踪迹。据臣下了解，经元善联合一千二百三十一人领衔通电反对立储后，早已在英国使馆的协助下逃往国外。”

“什么？跑了！”

慈禧太后“腾”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怒容满面。吓得赵舒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地有声：“臣下该死！臣下知罪！”

慈禧太后紧咬一咬牙，望着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的赵舒翘，心中琢磨着：“准定又是那个英国公使窦纳乐，看样子，他还真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一个半月前，他将一个洋医生强行带进宫来，硬要为光绪皇帝治病，折腾了半天，临走时，竟然说皇帝无病，简直是一派胡言！无非是在暗示我，不可废帝立储！如今，又将朝廷通缉的要犯放跑，故意跟我唱对台戏！窦纳乐呀窦纳乐，你们洋人反对立储，无非是怕新帝登基后影响你们各国在大清国的经济利益。你们都想借光绪之手加紧掠夺、瓜分我们大清国，我就是不能叫你们称心如意！等着瞧吧，新帝登基后，我定要慢慢收回各国在大清国的特殊权益！到那时我要让你们这些洋毛子们都瞧瞧，在大清国，到底是谁说了算！谁是大清国真正的主人！”

想到这里，她怒不可遏地厉声道：“今后无论何人，若像经元善那样以立储之事为借口，聚众闹事，与洋毛子们唱一个调子，格杀勿论！”

说完仍是愤愤不平，扫了一眼众人闷闷地说：“都跪安吧。”

李莲英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慈禧太后走了出来，一路上，见老佛爷怒气未消，也没敢吱声。伺候老佛爷这么多年了，老佛爷心里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